

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谢孔宾传

□耿立 编著

古人云:文武之道,一张一弛,张弛有度,其生也远。也就是说,无论大自然还是人类社会,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,张弛都是一种节奏,一种使生命达向极致的调节器。从大的方面说,武可安邦,文能治国。从小的方面讲,书法可陶情怡性,武术则能强身健体。文武兼修,便可成就丰满的人生。

谢先生学养深厚,德艺双馨,书法创作独有风神,且实践与理论并进,其造诣名冠曹州。我曾在二十年前为谢公画像,现摘录如下:公当其时,日月昭昏,万象纷纭。怀一腔奇情,历半生坎坷。四方跋涉,步履寒衾,饮风餐露,茹苦含辛,淬就彪然气骨。性品书格,幻漫似长天,坚实如厚土。画风气韵,淡然脱尘俗,飘逸造仙境。天下搜求,断碑残帖,诸子百家,儒道哲理,僧佛旨义,化为笔底波澜。朝墩夕霞,清风流云,至性至情。春萌旷野,冉冉风筝,心高意远,牵摇一片童真。物我化一,性灵是钟。浑和如造化,艺术主人生。岂不陶然、怡然、信然可乐哉!

高先生也实在是高,他武艺高强,身手敏捷,诸般拳路和器械均得心应手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他虽年逾七旬,却毫无龙钟之态,始终葆有一颗充满激情的童心和一颗永不言败的恒心。跟他在一起,总有一种激情满怀的感觉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高先生独创的“象形”书法,亦堪称一绝。

“二王”能拜谢、高两位先生为师,实乃一生幸事。我们要认真学习二位老先生的德、能、勤、绩,文武兼修,浑融如一,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!为记今天胜景,特作七律一首示贺:

 骀荡春风三月天,
 曹州一时聚英贤。
 武林宿师展童趣,
 书坛毫耄著华年。
 舞棒常将丑恶扫,
 挥毫自为善真言。
 星听文道月观武,
 文武化一两相欢。
 谢谢大家!

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九日
那次谢孔宾、高世英收徒,成为菏泽的一件大事。

野夫说民间私学,私相授受,行个跪拜礼,是仪式,是良俗,是对学问的尊重。古汉语还有个大师叫杨树达,是黄侃的同事。他的侄儿叫杨伯峻,现在中文系出来的,应该都知道他。杨伯峻那时想拜黄侃为师,希望叔叔帮忙牵线说合。杨树达说,你备好银洋三封,拜师帖一纸,直接去他家里,进门放好封帖,纳头便拜。如此这般,他必然收你为徒,传你小学经学。

杨伯峻依计而行,进门跪倒尘埃,俯仰三叩。黄侃哈哈

大笑,问道:谁给你出的主意?杨伯峻答曰:叔父杨树达。黄侃笑道:难怪难怪,他是知道我的,因为我这学问,也是磕头才学来的。你跪拜我,尚不委屈你。

野夫说:江湖之中,洪门论兄弟,青帮论师徒,袍哥论上下。不管论什么,入门都要拜武圣关公,都要讲道义和礼数,以及严格的家法和规矩。今儿这时代,啥都不敬畏,于是官人无恶不作,民间也无恶不作。天地不足畏,亲师可以卖。你要讲一点规矩道义,同心同德反对一下邪恶,他说你搞封建。拜师,是一种对传统和学问的敬畏,我们古代的三百六十行,哪一行不兴磕头?师父不但传道还给人饭碗糊口。

我是认可这拜师磕头之说的,这就如一种神圣的契约,这一拜是一种精神仪式,从此在心理和道义上是不一样的。谢孔宾的徒弟,在某种意义,不只是书法的传承,还有一种师徒父子的意味。那些徒弟见了谢先生,都是端庄肃穆,执弟子礼数甚恭。当李华瑞为谢孔宾收集人民美术出版社要出版的大红袍版本《谢孔宾书法艺术》一书时,前期的作品拍照、选择,后期的文字,都是李华瑞一人承担,忙活半年。当谢孔宾和我谈起李华瑞,说,华瑞讷于言而敏于行。

谢先生生于忧患,匪,官,战争,饥荒,瘟疫,政治运动,无一不可使人生之舟倾覆,人生实难,但谢先生写过“幸于翰墨结情缘”。先生之于书道,如痴如醉,穷困莫能阻,妻子莫能劝,打击莫能止,鬼神莫能惊,雷电莫能使其移。七月流火,赫日停天,亦无风,亦无云;前后庭赫然如火炉,无一鸟敢来飞,汗出遍身,纵横成渠。此时,先生门上房门,把一切门在门外,于是去除衣衫,精身裸体置于桌前,呼唤笔墨,调遣布局,疾徐澎湃之声,如数百万金鼓,纸张乱叠如青山,神思腕下浩于瀑布,于是身汗顿收,此先生避暑之法也。

谢孔宾的家乡单县,民风强悍,但民间高人隐逸很多。秋季,我准备和朋友去看一株很大的明代枸杞树,在一个小街里看到一位老人在门外散坐,时间是黄昏来临,他的身后是一间临街的门面,有书案和笔墨文房四宝,画的菊花赫然在墙,似是燃烧。

我上前搭话,长者知道我是远地的,和谢先生认识并居住同一城市,他就起身拿出一个条幅,说是谢先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。内容现在忘却,但那纸上精神和呼吸,我是铭记在骨髓。

这是谢先生早年生活的小县城,我早晨特意起早,去吃这里的名吃“羊肉汤”。炭火旺旺,掌勺的师傅额头很明,想起谢先生的话,喝羊肉汤时候,最鲜

的是熟了之后,锅里再放些生肉。熟啊,生啊,口味和人生和书法,应该是可以互参的。

先生是大书家,也是纯度高的知识分子。有民间传说:一次,谢先生到某地参加一个笔会。时到中午,一父母官偕随从飘然而至,自认是一方诸侯,很是了得,跷起二郎腿,叼着高级香烟,往那里一坐。秘书像仗恃的奴才,斜腔拿调:“给我们的某县长来一幅。”谢先生不闻不问,仍旧写字。此秘书以为谢先生耳背,便又大声嚷了一句。谢先生不耐烦了,随扯出一张六尺宣,“呼呼呼”,一挥而就,可谓精品!人们好像看到一头斑斓的老虎,浑身锦绣,逡巡千仞岗上,突然长啸而出,独步平原,俯视苍茫。那秘书伸手要拿,谢先生用手握住,问那个为先生扯了一上午纸,也没敢说讨一张的服务员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服务员如实回答了谢先生,谢先生提笔落上了服务员的名字,加盖上自己的名章,双手递给那服务员,服务员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谢先生徐然道:“你给我点了一上午烟,扯了一上午纸,留个纪念吧。”说毕,即收拾笔管砚池,然后说:“到此为止。”不写了。

谢先生有一四川广元的弟子蓝天波,他曾写过一段话:

我与书法结缘,有两个重要的人物,他们是我一生最珍贵的朋友,是我在书法艺术道路上的贵人。2002年5月,温州几个企业家到菏泽开发房地产,邀约我去帮他们,实际上我就是去打工锻炼!在菏泽,认识了菏泽日报记者李雪晴,又通过他认识了菏泽学院中文系教授、主任石耿立。通过耿立的引荐,结识了著名书法家、书法教育家谢孔宾老人。可能是由于对谢老的敬仰和对书法艺术的敬畏,与谢老相识相处并偷偷学艺三年后,在2005年那个充满暖意的冬天正式拜入谢门,开始学习书法艺术,从此成为谢门入室弟子!我是谢老为数不多的外省弟子之一。记得拜师的时候,师父送我一幅丈二的大字:崇高的心灵最宝贵。这份大礼,一些师兄弟有些微词,说师父太偏心了。师父笑笑说,大家好好体会这几个字的含义吧。至今,我不仅好好珍藏这份重重的礼物,而且把师父的勉励牢牢刻在心里!在菏泽的几年里,有师父

的点化,我对书法如痴如狂,一有闲暇就不停地比画着,吃饭的空当儿用手指蘸水在桌子上比画,睡梦中也会用手指在身上比画,书法进步很快。

师父对我很好,不仅体现在书法学习上,对我生活、工作等诸多方面给予关心和教导。师父用他独特的方式释放对弟子的关爱。那年,由于工作压力大,一段时间整夜难眠,人几乎快垮掉了。师父到公司来看我,在一张宣纸上写下了《黄帝内经》里的一句:心安身则安,身安心则安,身与心俱安,与何事相干!把他对我的关爱和宽慰全部融入一段话里,这幅作品我一直悬挂在家里。

在菏泽那段时间里,自己也想创点小业,把四川火锅引进过去。七十高龄的师父,骑着单车到现场指点,又是题写招牌,又是书写对联。我心里明白,师父是想通过他的影响力来助我一臂之力!

师父对我的关心和爱护融入在生活的点点滴滴,每次的作业师父总是细细点评;每次师父在创作的时候,总是把我叫到身边观摩。2010年,我离开菏泽回到广元了,又在机关按部就班地工作了。记得临行的时候,师父语重心长的简单几句嘱咐,让我记忆犹新:中国汉字是人类最美的文字,文字是大家的文字,美是要大家来欣赏的。书法要讲究美,更要大家接受和理解,不要追求哗众取宠的丑书怪书,不要追求艺术上的功名利禄。

浙江宁波大学的李彩娇也曾回忆起自己的拜师:2003年,我偶遇谢公孔宾,得其提携,遂拜入门下,排行老三。悠悠哉,逝者如斯夫,然跪拜叩头之礼仍历历在目。记得自己感动落泪,一是想上天的好生之德,今生得以遇见师父;二是念机缘的巧合之极,南北架起艺术飞鸿。

詹谷丰在《骨头的姿势》里,写过1940年代岭南大学的一幕:

在美丽的康乐园里,学生们知道历史系主任刘节和历史系教授陈寅恪,似乎没有人了解他们过去的师生关系。但是,每逢传统节日,学生们都可以看到令他们惊诧的一幕。

节日来到陈寅恪家里的系主任,彻底脱去了平日西装革履的装束,一袭干净整洁的长衫,布鞋皂袜,一派民国风度。见到陈寅恪的刹那,刘节便亲切

地喊一声先生,撩起长衫,跨前一步,跪拜行礼。

在刘节庄重的磕头礼中,学生们终于知道了刘节和陈寅恪的师生因缘,也知道了这对师生1927年6月在王国维遗体入殓仪式上通过庄重的下跪产生的心灵交集。

刘节说,骨头虽然坚硬,但一定得用皮肉包裹。深刻的思想精髓,必定在文字的深处。下跪,磕头,站立,鞠躬,已经不再常见,但当它出现的时候,一定比握手高贵。

第十六章 嚶其鸣矣

伐木丁丁,鸟鸣嚶嚶。出自幽谷,迁于乔木。

嚶其鸣矣,求其友声,相彼鸟矣,犹求友声。

矧伊人矣,不求友生?神之听之,终和且平。

有人说,这里的嚶嚶鸟鸣是黄鹂,我也把它看成是最好的象征友情的鸟。

黄鹂是人们心中的吉祥鸟。黄鹂始鸣的仲春之月,是男女婚嫁的时令。羽色艳丽的黄鹂,雌雄双宿双飞,展翅飞翔时光彩熠熠,犹如举行婚礼身着盛装的新人;“啾啾”和鸣之声清脆悦耳,是婚姻和谐美满的象征。《诗经》以“仓庚于飞”比喻“之子于归”。后世的《黄鹂鸣春图》,画面上多为雌雄黄鹂站在树上和鸣。“嚶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,黄莺也象征朋友之道。传说黄鹂为不妒之鸟,有止妒之德。在明代的官服上,黄鹂是八品文官的“补子”图案。

《诗经》中的这句诗传唱千载,表达着人们内心深处对“陪伴”的渴望。“社会性”是人的基本诉求,社会交往之于人,犹如空气与水之于生命,须臾不可或缺。“嚶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,国人从《诗经》开始就表达出一种对知音精神的追求。唐诗中高达百分之四十为赠答诗或离别诗,正是知音精神的直接体现。在现代社会,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已经进入形而上的状态。如何解决这种孤独?

知音,友情,彼此欣赏,互相砥砺,才是现代人克服孤独的路途。山青水碧,流水知音。结交一个切磋技艺、灵魂相通的朋友,宛如获得一次新生命。对于书法家来说,结交一位能在书法中有回响的好友,更会伴随着心灵升华,艺术境界的提升。